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三十五首

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束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

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賔上坐甚奇也屬戎警多調集材官車騎鉦鼓連道戈甲戞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勛不則亦采雄覽之勝成鐃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寥寥也豈謂僕不足教猶有秘耶度兹時已抵家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桂醑棖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口津津聳臂助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謝茂秦集完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王舜華

再得足下書見念良至諸篇秀發故多致語右轄王公時相與讃歎舒金屑玉文章之彦無如足下者往時杯酒豪逸奇氣口不相異攻瑕傾堅各出其短二三友人濶步脣視彬彬一時僕之不才寅緣罪人以事見望淺中之輩便謂奇貨可居媒孽百出頓盡一網雖伏節海岱遯名刀筆亦復胡顏與衣冠之士揖遜哉時以牽懷家庭舉武藩谷生平之志抑鬱未宣故且併日鉛槧濡

首經籍躑躅仕隱之間以待不常即使增忌人之口頽損容戚之懽心亦所不顧耳承足下書欲再往燕中僕深所未解今薦紳先生揺手而諱文章百運屯夷此道為甚足下才氣磊塊豈能伏調與時抑揚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尚書尺寸地不容一脩昌可慨也悠悠之談至云此子移色於我可謂搶榆之測黄鵠腐鼠之譏鵷鶵非惟不識僕且不識脩昌矣邇來諸家少所涉獵獨不得足下全集以此怏怏千萬毋吝

又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區區將無洪喬浮沈之慮否仲蔚書來云足下必欲北游得非曩者陵陽之𧾷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齮齕我輩詩書之禁等於刼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藏人睚眦間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來脫粟對飯揚搉風雅粗畢舊懷然後奉一欵段使奚奴御而太嶽之顛登天門觀日出亦大奇也足下果有意乎急欲須全

集一覽幸即寄示

又

盛氏來稱有足下書及詩數卷問之則羽化矣云渡沂濕之水出而暴諸沂逆旅主人亡擕也則移文逆旅主人甚峻不得吾不知盛氏之為殷洪喬若是恨恨久之昨舍弟始貽書來具足下事良悉而亡何足下書亦至乃知近躡履天門日觀閶泰山去僕所它治邑不數十里不足以辱玉趾故不佞失戒候人也長歌縱横遂不

減徂徠旁雲氣仲蔚云足下多伏兵猝發潰圍百戰無堅獨不能當青州節制師耳不佞殊愧負其指足下屈為尚書郎中客不佞即上一日聽誦子虛無生不同時歎乎尚書落落大度雅能為上言足下令名見公車門殊不啻毫腐也僕始待罪而東也日惴惴焉寢食於三尋大矛間今幸一切聽理刀筆之暇時吐其思當與勝會海岱讓色然益秘愛之李于鱗罷官時過從間一出示終以施名山大川耳足下又云有詩話在舍弟處故

應佳謝茂秦摽掠旁小有衆一旅何能軍也可姑置之聞已攜文君而北伏臈受賜毋苦桂玉青州雖忝為東諸侯室如懸磬且倦游歸矣為家君躑躅邉鄙不敢他請須借人了之足下抱宏挾奇既邇多懼能不自損與時浮沈任其抑揚別詩一章以希鼓掌餘奉少許可付酒家

答包參軍

揚都督信來忽得手書及新詩畫扇悲感頓集十年握

手怳如夢寐中事矣足下既倦遊東卧海上不減柴桑翰墨游戲足以送日僕自奉諱來人理都盡差具頭面耳唯結習未忘間一詣此境如菩薩逹多在阿鼻中作四禪天想豈吾常有耶都督緩帶之餘時開東閣二君子席右授簡甚善甚善野人戀土安能東也叅軍集足嗣明逺惡作輒上不免唐突貴土蠣大不如閩唯酒蚶風味絶勝耳損惠一瓻為佳

答顧季狂

歲暮曠處有懷伊人忽揚開府信來接足下一紙殊慰知杖笠近入越矣越去鄉不十舍許長卿得無倦游乎開府曠朗大度不減武寧王侍中殊堪足下嘯咏所示謝茂秦固無恙然猶栖遲鄴下不已脊靡行及矣僕自奉諱後形神薾颯志意哀惰每思舊游怳若夙世偶有小小篇什徘徊自笑如栖蟬伏蚓縱聲振月露安能離身槁壤之外耶

又

從游容得足下所為螘談讀之如食勺藥快美甚巳又得足下所刻諸體詩則三黯七組馨香留齒咽間矣毋論足下步趨青蓮即已脫吳體便自朗朗超著所顧足下更深惟之而已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甚拮据刀筆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為詩輒有奇語不知從何所來也足下能東乎當治一室稷下之里相待也有于鱗高枕可訪耳

陸象孫

秋時自海上歸中表來謁者持足下書知復作吏部選人適坐刀筆冗匆匆不盡所欲報久之從鄴中得嘉善除目甚善以足下名屈教授諸生非所待也雖然嘉善乃去家不二百里菰米菱芡鰕菜醬酒之饒足以佐著述無苦即不佞所聞於先朝如胡仲仲聶大年桑民懌王應龍五六君子咸號博雅工文辭然其人材固不能高足下足下春容寂寥縱力所施標赤幟廣文宫中不亦大快耶青州使君日啖麥麪飫飥萁踞看雲門積雪

致不減野人也恨無可與語者未免探麗箱中陳故人耳聞文氏子亦於嘉湖間作官審耳得足下相游從也呵凍附此不悉珍重千萬

張幼于

向者僕避兵吳中雅已傳足下少而多長者之游竊相聞足下未遂見也然行卷内則再覩鳳毛矣始僕守尚書郎殊久不自量思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即刀筆半之弗果不佞身今把三尋鐵矛人也足下何過聽而辱之

言足下詩故饒才情輕儁流易覽之韡如也渥洼之蹄寧但千里而已哉竟足下就騁於茂苑武丘之墟乃多矣無所事僕矣

又

昨廹家大人命南還告先壠因治畎畝之羡為桂玉計過吳門得與足下相聞也亡何而有燕中之耗且扶服北上矣業已置犬馬之食于夜臺傍不謂尚在人世復與足下相聞也自中禍來即無論名姓見厭人齒頻間

亦自厭之矣而獨足下惓惓然慰問而且遺之歌詩也跫然而來也其為空谷之足音耶夫士居平慷慨杯酒間自謂不後人卒而蠅集已卒而獸散此何可勝數哉僕不為詩久矣則豈唯方寸瞶瞶于垣之耳荊棘生焉為足下不自持聊寄一章如念之當秘之也足下才甚高語甚秀調甚雅僕復有獻者深沉之思而已又七言起韻多傍出傍出宋人伎倆唐無是也

又

承損餉洮瓊孝宗英主益公賢相故不忝魏文貞笏也
色若古鼎潤若璧叩之泠然中清商故端歙辟易矣酬
物誠微尠知足下不為意者念此研之去來俱不辱也
倘許賜和尤是詞林一段佳話然此是一片緑玉淳熙
主人不合稱瓊瓊紅玉也所示皇甫司勳云云彼傖兒
者亦非劉乂觀耶阮將軍何宜有此不得不付釋門懲
親障也

史臣紀

歳杪南歸邂逅足下吳門卒卒不及有述而無何中非常之耗則扶服北矣不自意犬馬之息復得在人間與足下相問矣足下書所以開慰不肖良切夫以今日蹉跌至欲求未定之天為萬一之報此固無日僕之一身粗善決裂今者所坐政復跋胡疐尾回腸脅知復何言唯主上多甘泉之蠆差用徼福於衆耳新篇奕奕清令足下樂饑泌流驅使風物與三吳諸君子下上故不落寞也如僕步武湖海而滯樊籠乃可憫耳走筆一絶

仰酧来雅秋風漸深勉旃自愛

寄友人

握手作别忽忽半歳每念金玉間者闊焉故鄉親舊如昨否歳得無惡有司得無作劇否玉蘭海棠花下高歌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極與懶便近偶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也附去一笑

方生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或多隱淪獨行托跡逃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猶令淮陰少年鬬力惜哉

答陸汝陳

昨盛兄来齋致足下手教及諸詩殊多鏗鏗之致家伯父髙年病後賴足下清談忻以送日聞欲北游燕中羽書旁午桂玉未易且諸貴囁嚅以文章為疫恐足下致狐白於炎洲裒略奴於傖父雖極清珍不與好會僕切

慮之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陸師粗及歸生非欲雌黄令哲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為僕見歸文不多輒便誣詆使僕銜後生輕薄之愧吴中闤闠詩書人人大將豈令阿蒙得置一喙然於私心少所降服足下既以啓之不宜默矣震澤以前存而弗論足下遠不見楊儀部祝京兆徐廸功近不見黄勉之王履吉袁永之皇甫伯仲耶不亦咸彬彬有聲哉然或曼衍而綿力或廹詰而艱思或清微而類促或鋪綴而無經或蹈襲而鮮致或率

意而乏情或閑麗而近弱所見唯有陸浚明差强人耳
陸之叙事頗亦典則往往未極而盡當是才短歸生筆
力小竟勝之而規格旁離操縱唯意單辭甚工邉幅不
足每得其文讀之未竟輒解隨解輒竭若欲含至法於
辭中吐餘勁於言外雖復累車殆難其選僕不恨足下
稱歸文恨足下不見李于鱗文耳于鱗生平胸中無唐
以後書停蓄古始無往不造至於叙致宛轉窮極苦心
然僕猶以為顧陸張王之肖物神色態度了無小憾比

之化工尚隔一塵海内故自有人足下未悉耳昔有問王北中郎謝僕射優劣桓公臨欲答復停曰卿好傳人語不能復語卿僕偶然之談足下得無示人乎

又

遠荷戕教叙致寒暄兼及箴切别紙所示鏗然之音臥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日涉成趣高枕短屐謂是平生寄懷載諷投筆之章嗣覽裹籠之語始悟英氣憣然尚在眉間如近日孫太初輩非忘世者也

僕受委凡陋筋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足之念雖未謝紈縠睎同芰荷暇抽往哲遺言粗若窺見下筆忽遠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抑滿示虛又廣僕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曩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醉後白眼見憎禮法足下所覩私亦壯其襟吐世變觸目日更消阻瓦缶土質中實枵然未滿何抑固虛奚示北地信陽素所膾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之鉅望著書館閣鳴國家之盛際僕寒蟬饑螻吸露伏

槁候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懐兹詞翰兩絶始信嗽玉銜珠尚多待賈孔彩汗血無假窮荒如足下與之皆翩翩錚錚后出之彦時之林宗子將之藻遂爾淪落幸致聲自愛

又

承手翰遠存陸沉兵戈不忘故人若此新詩數章渢渢亡論裁格直是致中語故不易拈賊益深矣足下山田恒瘠且與人共之昌不舍去東劒而游京師耶吾與李

鉅鹿並驅中原左師舍之末定歃血所先東吳蓀蘆中乃復有仲蔚吾韓彭也此子固小窘邉幅玄致奥語間奪烟霞景色足下時相與上下甚善陸象孫太憨生日事揮灑要供宗吳撫掌之資耳厥子不遂奄逝固當小勝之世貞往者為傳其遺稿聊以識汗血令奉去足下就覽也羽㩮洶洶南北莽然都無復乾土行雲鬰術授書自失别搆韻言不奇足下亮之

答陸鳴羽秀才

坐梅花下吹銕笛汝陳狂呌舉白足下湛如也私怪風骨整整不謂季野乃爾累紙披豁戀戀之懷又語竒倒宋人尺牘三詩見贈投欵深矣惜僕陋不足當之耳亡論他郡吾郡中伯虎盆死桃花塢履吉竟一太學生近日長沙相公憐歸生稱百倍老子當文柄求之不得俞仲蔚博士家言不成去學耕象孫垂白需次耳僕每悵悵歎其少逢形穢微職視為贅疣何圖眼底復見足下也鵬摶九萬非六月息不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足下

幸勉旃僕跅弛之性受東登朝驅握刀筆一行作吏長亂素懷且主上自管三尺他日守職無狀未卜稅駕仰羨足下意政如足下也別綴非曰成語聊答來美陸君遺作未集剞劂足下附以所藏殊堪不朽雖之穆馭之効覩其汗血耳許詠章尤見終始交誼僅俟增入俗冗據案草復不既所含容面悉

與楊應尾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為老親徬徨不得游從

地下蘭若須眉一再見夢生氣凛然行部郡城欲取道過弔世網洶洶捉鼻忍息慚愧人世豈唯山陽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行而翁藴適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煢獨以日為歲棄而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俸廿金可財十一烹隻雞絮酒以酹餘治嫂菜糜吾不敢煩郡縣不能多耳

與龔克懋

公非于鱗集中所謂龔克懋者耶則不佞之獲神交久

矣公以尊夫人之戚來告且請誌而書則語語于鱗也不佞安敢辭所介於陸生者竟未至也即無陸生不佞安敢辭來幣却附使完璧併文上乞收入于鱗已矣稱為其友者不佞庶幾一見焉未果何日臨楮使人歎慨深

與海鹽楊子書

劉子至得公所惠書讀之良愧來意之辱僕自束髮時操觚為辭章雅已好先秦西京言然非能有所得也中

更苦戎馬案牘間之内外奔走卒卒無須臾暇罷官後天假逸晷差可從事筆墨會有大創胸臆間盧扁所不能攻念此生無瘞理不過付濁醪支吾旦暮耳以故即有言不重為海内豪傑所嗤然亦不顧其嗤之也公獨何見而謬許僕豈公有西伯屈令之嗜然至謂僕勝濟南李生則非所敢任也李於文無一字不出經典極得古人聯屬裁翦法詩五七言近體神俊高爽合處不減青蓮意公未盡見之見當褰袖濡首矣劉子時時言公

雅度高操即不佞亦於書辭窺一班兩班公豈遂困場屋者哉開歲有事貴邑或能於玄亭一傾倒兹附言問私鷙寒不悉統唯照亮

與魏允中

僕雖以遷歸乞休沭假浮沈里社酒人中心甚苦之忽得足下手書及二律六絶句令人灑然自遠詩篇托寄清逸時時感慨書語宏放瑰拔悲憤用壯讀之再三愈增國士之重葉公好龍畏其真者世眼㫚㫚併以廢之

足下之不遇知固其所也然至獵賓薦歌鹿鳴射策金馬翶翔紫庭得少刀圭藥便足翰生無俟八公輩道引也足下過期僕鼎鉉之業僕已决意杜門從天公乞殘日作蠹魚萬卷中於願畢矣太行雖險鹽車誠重了不相涉足下勿怪其癖也春日漸永毋令隙虛勉旃勉旃

又

得手書及扇頭二詩感槩磊砢令人目奭醉歌之遂髮立矣家弟又亟言足下才可一日千里也且謂今脫穎

少年目不知典籍其稍慕為古文者則又離時業遠獨足下並秀於骨而饒於藻即皮相者亦終不能再舍也然則足下竟何負吾亦何負吾眼驚人之鳴第少遲歲月耳小兒風氣日上差散人懷擬掃燕中邸旦夕造請覬師資之益僕謂足下亦宜借此一拓耳目少商竹素之業可也巳作書毛使君令具傳矣外不腆書幣將敬扇頭一詩聊見區區不悉

答李騊

走兩价裏一月糧匍匐數千里而來致生芻之奠于我
太夫人也蓋猶子之誼藹然矣啓篋得書以墓碑若傳
為托不佞遂任碑辭令仲蔚公瑕輩書之勒一石贔屓
佳城中百世而後何論陳太丘郭有道哉所云私謚鄙
意亦爾以自有此法來唯此君當爾所謚自文外為貞
若介若憲者與交知輩更商之當令舍弟草一議也全
集俱檢領每一讀之淚輒涔涔下不止千載風流盡矣
梓法依獻吉集行欵大小得二十四卷刻手頗精須新

歲二三月可辨也詩種種有妙趣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或得一二篇可刪者及尺牘當十留六七耳見吾姪浮票中議擬數條甚當于鱗有子不死矣贄幣却上并餉家機二端新刻尺牘清裁內有尊君一卷可收藏也秋氣漸深强粥自持臨紙哽塞不盡

又

于侍御處得手書知近況為慰所喻尊公集如錦帶賦嘗鼎一臠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似無損其高致也唯

尺牘有應刪削者無妨割愛耳聞子與刻之閩中亦小有裁訂幸少徐之何如搢紳先生於尊公詩無異辭文則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猥以代興推我雖然誰復能與桓文爭盛哉僕忽忽馬曹乃有鄖襄之役禄秩日優愧此初服興念逝者寧無濬沖河山之歎過安德當走一介相聞先此附報不一

答于生

得書累紙知以于鱗故惓惓不佞也益令人悲咤托寄

九京矣新詩抵掌恍見孫叔甚矣有若之似也稍更熟之令筋髓神氣傅合則于鱗果不死矣十月内可成此君墓碑來歳三月梓集完足下果有意乎挾布帽扁舟而來訪我當令足下盡見我武庫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蓋有待焉足下强進饘粥自愛

答程子虛書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且在𦙍然中而足下遠來過從以文事相命大出其槖裝為贄足下豈噉名者要必有當

心之嗜耳方欲留足下旬日小秖園而屬舍弟憂採薪不能具主禮以是還客轄去至今恨之文且脫稿而使者至遂附上足下書謂不佞與于鱗並出嗣何李後也已又謂與汪伯玉鼎足而三夫于鱗建安伯玉西京是二君子者各操其强悉甲臨我蕞爾滕國介於齊楚之間悉索敝賦猶懼不共而曰狎主齊盟誰則信之適李駒致于鱗全集至轉自不可階耳方謀欲梓行足下如有意乎不朽於其間為數卷助何如銅章二甚佳遂足

佩也墨亦是奚潘之亞小間當作一詩相酬五言律清新雅逸大是當家足下云有家戚速歸里後會未即以為悒悵耳

答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于鱗伯玉鼎立而三乃江東贏其二又子與明卿輩為之左提右挈以睨中原而中原獨于鱗為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有之僕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為有韻之言顧才不能高于鱗

而辱于鱗收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章伯玉精司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潔而伯玉又辱收而頡頏之大約僕於詩大歴而後者闌入十之一文雜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顧所以不敢遽大遜兩君子者竊自謂於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不究不至作囁嚅喉咽間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于鱗自足以豪何能多寡也足下所致刻集僕驟讀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僕鮮所不見以為今人今人不宜有也足下畫削去鉛澤藻飾

而出其骨體天質以角世之浮靡者即不能得一二少年名聲吾知其後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闒闟詩書超乘而出是為難耳此語極有致即家握靈蛇人抱崑山交賈聲價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足下書詞所謂陳子何許人未見其文有便幸一録示當暑服散作報不一

答汪惟一

得足下所遺數詩渢渢乎有致也乃一書見為之念篤

矣非溥何以當之僕已為于鱗成全集世薦紳大夫猶不能無疑其文則薦紳大夫未盡讀古書過也于鱗每稱屬文言屬者取古辭比令事而聯屬之耳謂其臆創詰曲不解之語則非也足下梓明詩刪見委序不獲已以數言塞白狀若不甚為于鱗左袒者有說于鱗雖抱高世識而不能無偏好其去取甚刻而自負曰刪則甚重世有不得於實者必借而攻其名吾所以預為之地也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則有之以意而輕進古之作

者則無是代益之可也雖然亦實語也足下識之自是天下不甚攻詩刪矣吳瑞穀者不識其姓名與何狀乃亦能文頗健而實所少者致耳寄聲勉之青蘿館集完亦望損數本于鱗集却附上不一一

簡僧虚白

夜來聽法師語覺四大為與苦海中不蒙此甘露洒久矣但此一了後便應萬念俱了晨起齪齪如故豈所謂阿閦國一見不再見耶談伴松東林二上人去處極令

人邑邑我輩於何處覔津梁唯師自愛今去白金伍兩綿布四十六端助梓華嚴會論外布四端少將薄供乞鑒入明欲遣一僕往起龍併煩師共行也其詳容告

東明竺僧竺得疾日憂之

和尚起居少安穩惡藥食多苦多惱作麼生如是我聞藥王大士只治有智人病不治無智人病何以故有智人一了百了無智人百了不了故又聞藥王大士只治無智人病不治有智人病何以故無智人淪沒慾海由

慾生愛由愛生着由着生病急切難離是以見了而發懸心有智人何不速便解脫了取無生自陷鬼境故和尚三載牛山六時經行總為甚麽來今日與和尚約三日愈三日不愈時一把火燒却和尚四大分散後着誰受病恁時即不罵王元美短行須自認取往東家作牛作馬

答周組

僕於詩質本不近而意甚篤好之然聊以自愉快而已

不謂海內之士强取而配于鱗乃至於取僕與于鱗而配弘正間之作者又能取僕之所不合者而見誨使之稍降而改趨如足下誠僕益友也敢忘十朋之賜雖然藍田之玉一琢而成寶不足以見工技也它餘璞饒表而鮮裏糾錯勁确多出其鋒以難琢者乃足以見工技也僕詩固不敢當璞其糾錯勁确頗似之乃有請於琢者也始僕嘗病前輩之稱名家者命意措語往往不甚懸殊大較巧於用寡而拙於用衆故稍反之使庀材博

旨曲盡變風變雅之致如是而已至於山川土俗出不必異而成不必同務當於有物有則之一語而會昨者莅魏行戍燕趙其地莽蒼磊塊故於辭慷慨多節而凌厲尋轉治武林吳興間其所遇清嘉而麗柔故其辭婉而務當於致足下見僕魏詩而怪之或見僕吳篇而合也雖然僕所不自得者或求工於字而少下其句或求工其句而少下其篇未能盡程古如于鱗耳至於僻語奥意如足下所云幸摘而示我當一一明之僕固不敢

創見而為字創法而為句也僕所以紛紜其辭者非敢自賢而希勝足下将欲畢足下之旨而見技於我也毋金玉爾音而追琢我是望出處之際僕既已染指豈敢借譽巖石為老母近病視湯藥耳稍有瘳即出矣承念感感薄儀侑緘乞照入

與子培

不孝孤不能終事老母以為茲酷罰也歲行暮矣草土中摧裂小定念高郵奉手劉三徂寒暑是時足下拳拳

以賢兄子相誌銘見托即子與亦從臾之而未敢許也以有于鱗在也痛哉于鱗復長逝矣後死者敢辭其責足下如有意可以狀來令走一价候老伯并布區區於足下不宣

答楊生

昨春聞尊公之訃草草酒絮千里不能成一辭以為罪蓋有待也尊公嗜義若渴赴人之急慷慨然諾有朱家季次之風指畫兵事顧盼風生直欲掃祁連山一片石

而竟已矣壽不能過人仕不復滿願可為太息流涕戊辰之秋再書懇我作一傳以表其生平冀及身見之僕業已心許欲少得履歷歲月未及報而病矣執事哀少緩稍詮次以來或傳或誌僕當任之以慰尊公於地下聞執事已入隷金吾策勛樹名此其日矣勉旃自愛得書知沈子已抵京為我道意楊應尾想當應選矣

張見父

嚮者足下偕長公枉駕時足下雖嘿嘿不竟吐而長公

已徵言欲致束脩之敬漫不曉何謂既足下行而典謁以刺見則稱門生矣即欲追刺返足下不果既而使者以書至亹亹數百言過自折節下比於顔涿聚高縣子石索盧叅之流而欲通於僕門牆之籍固足下不自滿假至意第僕少陋蹴科名不能久事經術以從博士遊畏鄒孟好為之譏而避河汾抗顔之愧即小有結撰亦以自繩削而已居恒自謂不能吐玄一語亦不須侯芭一人以故二三友生有脩贄而自通者立卻之不應晚

乃更受足下殊禮也且與足下交久矣即謂僕一日長有正平爾汝故事可按也無已置僕於三之下五之上耳異日折簡見命揚搉不敢不盡其愚也七言二律宏壯有致卒卒僅以一章相報毋訝其少巨羅不反擬從捲白波時如接公瑾耳不腆筐篚同於贈縞并祈麾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張健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雜文跋三十八首
王山人西湖詩後
錢塘田叔禾志西湖遊覽即野畯紅女吐一語小雋者必録焉王君此詩惜後出二十年遂不獲采然散施湖

山中光色無恙異時又焉知無叔禾者出於才情雅致條添一段佳話耶余有幽憂之疾故不能東游時時取叔禾志列山房中晚又得君詩于少文卧游計足矣

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作於弘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為之序而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余所見兩本其一在益都故尚書陳公清所其一則莊懿諸孫一鶴一琴持以見示者也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

時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及莊懿公皆敭歷中外位承弼著篤棐聲其他類亦廉潔好脩之士僅一焦泌陽鶩耳以香山洛社之者後不在野而在朝固可以仰窺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景物光彩為人所豔羡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慨耶然是九君子之賢僅足以奉弘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于君子若此則又可懊然而思警也甲

申之名公卿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者則張簡肅敷華因附志之

題江夏公卷後

江夏公射策舉髙第為弘治庚戌讀策大臣用故事相唱酬成卷而江夏公手書之藏於家卷中若三原王端毅鈞陽馬端肅瓊山丘文莊盱江何文肅陽曲周文端猗氏耿文恪長沙李文正錢塘倪文毅四明屠襄惠皆彬彬鉅公長者盖憲孝之際太璞未完其精斂往往脩

本而略於飾江夏公孫淳父出示余三復之恍然若絳侯張相如對語時狀令人想見文景之盛有餘慨焉卷首畫為杜堇古狂筆今亦不可復得矣淳父其善有之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絶之裔而為之記者盖先生在圍城時則

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剌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縣故主而賓于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没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

遺事又能推其别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㡬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梵隆羅漢

咄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大千有無功成行圓却入隆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阿羅漢汝在何處咦即不在隆師指間却在居士鼻孔毛裏覔之畢竟不得無可奈何而已

題虹月樓詩後

魯恭王所治諸宫室獨靈光殿存王文考異之作賦紀其勝曽未數百年復鞠為草莽而後之君子僅於殘編遺墨間想見其飛虹却月之勝或有或無而已朱氏在勝國有虹月樓畫壁冠東南楊鐵史為之記馮海粟係之詩為一時勝事今所謂樓與畫壁俱漫滅無餘而朱氏子孫尚能守海粟詩蹟以比於文考之賦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業信然哉朱君謂卷末有大王父司馬公題托某敬識其後而歸之

三忠祠歌後

日予郎燕中時甞游所謂三忠祠者客或以文信國亡論已即諸葛丞相岳武穆祠若非其地然予謂忠義在人心靡所不應且燕故屬冀州操以冀州牧成簒業又于金為大師所都彼二君子亦豈能一日而忘恢復其地哉固不幸生各不獲遂令陸沉於荒裔者數百年而真人出始大洗之俾亂臣强敵之區一變而為溥海星拱之所二君子有靈其不灑然而來游以享也予既用

是語客又嘗一再餞故叅議陳先生於祠所徘徊縱觀相與慨歎久之然未及以其說請于先生後十五年先生之子謙亨出先生所為歌三章故文太史徵仲書而刻之石者以示余讀之憤激用壯令人慨然有白衣冠易水意太史固信國裔孫其為樂書宜也不佞何足以辱先生先生没矣昔人謂孔北海嵇中散雖九泉下凜凜有生氣非其人與歌也耶

題所作儤巖歌後

文丞相自真州跳元師與其客六人汎海由台上以間入廣起義兵台固其所從取步道也去丞相歿二百八十年而台諸生葉琰捐其所游地曰僊巖者請于官祠丞相而益以腴田若干畝供祀事友人文秉中為余言因與家弟各為歌一章紀之踰月而葉生攜卷素來乞書嗚呼士古今不相及令葉生得值丞相持片紙從鄉里惡少年數十餘皇道海截爪步簒太后少主以歸亦一奇也何至令丞相間關五嶺至雩都而始就潰哉即

幸際太平可以無節顯而往往致其微意於千古磊落慷慨之際亦可嘉也已

題荆王贈張太史文後

右荆王贈左相素齋先生致仕叙及諸名士大夫之作附馬令百年矣宛然熙朝盛事可想見也昔漢東平王蒼好善其驃騎司馬中郎感之宦於國至老不忍去為它吏天子兩賢其道加旌賞流膾史册蔚為美談先生實以坊直侍王後相之七十而始歸王之所以賢先生

與一時豔美故不多讓也至於出處大節超洒寡累又有非申公枚叟所敢望者先生誠賢哉余故書其後以遺張氏子孫使寶之知其久於疏傳之金也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我輩歷落崎嶔人無所不可饒作循吏如西門豹不免落猪先生滑稽傳中何足道哉于鱗獨嘵嘵鳴其不平豈真有不足耶為之一笑

贈題楊憑序後

憑里中子癸丑歲嘗有德於余余為文贈之已脫稿會匆匆北上不果憑固不知余之有文贈之且十年矣而交游中如徐中行吳國倫輩頗往往能傳誦以為奇思一見憑而不可得今年春余居里憑以事北上過余別語及之始欣欣動眉宇欲乞書為行李重嗟夫余世所厭棄以為崎嶔歷落可笑人也又其文多自喜如嚮二三子之外鮮讀之者而憑方數中怨起獄家破于吾言不一讐其何重之有雖然吾覩憑之貌益少氣益壯而

心日益長操慮日益深憑行矣世有能讀余文者又焉知其不識憑於杜德機也耶

二張詩

乙卯秋得伯起幼于二君詩合爲一卷去今十五年矣伯起書法日益進幼于詩日益佳余日有所得得輒爲人持去不復能成卷余後先一人耳而勤懶若此固遇不遇之一徵也

送徐長谷詩後

余以己巳閏六月過長谷先生飯是時先生甚健進肉餌兩頰紅膩出一紙授余曰此羅仙翁書也書兼正行體筆小麤然不甚疎慢其辭亦多養生家指且云有異夢蓄之十年與先生為蓬萊之契方厭句曲多人事而史少卿際來迎煉藥于玉陽山房當以七月初赴徵仙翁貌云蒼頭實見之髮雪且禿而色渥丹問其年云百三十八矣楚人嘗舉成化間進士至大叅余甚異之七月而先生書來告如約余因為二律詩以贈具人舟導

先生汎太湖而北過玉陽山房會余有錢塘之行可半月許歸再訪先生則捐館戢身一木矣不勝駭愕先生之子云抵少卿所一夕暴下而所謂羅翁者絕不來叩少卿則亦未嘗迎也先生意憤憤輒發輒病利增劇然病中作荅予詩一章句新而筆勁若無他者屬其子曰為我持謝王君俄而不起矣余後遇董尚書吳叅政唐比部皆好談養生者云俱得羅書書大抵如前指又儆尚書筆為薦於蔣河間而考之成化中羅姓登第無楚

人且百三十八年胡寥寥至於今而始著也羅事不足深論獨歎生世之無憑如釋氏所謂一刹那間者而余與先生得之晚而失之易為可悲耳會先生子出絹素索書二詩乃為紀其事而志余感於後

敬書先大父公尺牘後

先大父司馬公手書十二紙内二紙上其師西溪先生二紙貽婦弟陳餘皆貽其婿今蘭溪史丞者偶得之合為一卷藏笥中司馬公以厚德聞海内每作親故書娓

娓如耳語不厭人人皆得意以公親我即先君子亦然世貞始好為尺牘語稍簡有法而實意衰矣書以志愧

題贈王先生卷後

余為文贈水亭公時公年六十既三年而王君來守吳郡余解青州節歸又三年而王君以璽書督吳四郡兵又二年而遷陝省以去水亭公固老不衰於舊而王君望日重位日尊名理日益精乃數數顧余出此卷欲書之為水亭公壽又以舍弟頫解臨池併令書于鱗文耦

之余之歷落崎嶔世棄久矣即于鱗亦負非時之誚而其文又皆詰曲聱牙取唾觀者王君即不棄敝帚治江南六歲槖㩄然而藉手於玆以覲水亭公豈公父子俱有昌歜羊棗之嗜耶為之一笑

題包參軍東游稿後

王逸少東歸日時時與周益州書期游目汶嶺竟以遲暮不果此緣宗少文既倦往棲江陵貌諸所游歷於一室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余每三復斯事慨然流

歎東髮登朝使車所歷上谷太行尋治兵東土汎萊海登岱宗周日月之出没窮天地於一瞬蓋庶幾哉生平大觀矣幽憂抱疾塊守蝸廬雲鴻指爪托之夢寐即濟勝寡具壯遊不恒造物所忌今古一轍吾友包庸之挂冠殊久乃能賈其餘興再渡江涉淮而北數千里信宿天門日觀間覽秦漢之遺跡以歸歸又能悉寄之于詩若文至盈卷軸嗚呼盛哉庸之夙臨池步武逸少晝筆不減少文詩亦清麗有開元大歷風吾事事不能勝又

不能負一笈以從烟霞之後而庸之乃更欲托以不朽豈吾杜德機時乃微見吾丘壑耶玆與庸之約異日倘過衡華峨眉洞天為我致聲祝融君蓮花峰主青城丈人曰王生疲于詩亡慮矣

題素庵卷後

左史張先生顏其居曰素庵而一時薦紳大夫為之文若詩成帙大王父司馬公之跋與焉司馬公於先生為外孫先生歿幾七十年而司馬公捐館舍今又四十餘

年兩家子孫喬木相望余嘗過先生之廬而其裔孫汝戩後官藩國為侍從四壁圖史之外蕭然無長物竊有慨於先生之素風不衰而愧吾王氏之媮鮮衣怒馬者因敬題而歸之

聚芳亭卷

吳興山水號清遠其在唐宋時以園亭之勝埒宛洛自余游吳興求其跡而不可得盖內郭崇而闤闠外郭夷而桑麻之區其俗之朴茂纎嗇固然余嘗戲謂山可瀦

湖可陵則亦治而田舍之矣間以故典考所謂亭館以
披翫卉木者唐開成中楊刺史漢公為園於白蘋洲而
亭之曰集芳見白少傅樂天記宋牟端明子才為園於
郡官而亭之曰芳菲見周弁陽公謹雜識至元時閔廷
舉介甫為園於近郊而亭之曰聚芳見陳進士遇記三
亭大抵命意相埒其故址隨後先廢而獨介甫能合一
時之知詞翰者為之記若詩其七世孫少保莊懿公又
能求故李文正公為之顏其端而志其殿以謀不朽亦

可謂能世業也已莊懿從子宗伯公婁起為郡冠帶著姓今其居雖少徙而喬木鼎舍固照映菰苕間諸孫一寉輩又擬余片言繼其後嗚呼天下之至不易久存者人耳其次則亭館卉木耳然余嚮故欲求亭館卉木之跡於其墟而不可得得人之片言而若新何也毋乃所恃以久存者又人爭其亦可慨而思矣

跋汗漫游卷

汗漫游卷故許國用先生物有范庵李少卿題篆石田

沈山人畫復系以長句枝山祝京兆為之賦西涯少師守溪少傅青溪太宰匏庵篁墩二宗伯九栢太常輩皆有詩諸公成化弘治間賢公卿士人以詞翰著名而祝書沈畫尤是貽代逸少愷之絶不易致嘉靖末余偶從吳中得之為篋笥清翫今年春先生子元復太僕來訪海上語及之太僕歎曰吾髫時所習讀也失且五十餘年矣余輟以還太僕且為題一詩於後作許氏故事嗚呼李太尉諄諄著戒於平泉木石未幾而歸之他人而

鄭文貞之笏李衛公之帶與詔久而其子孫愈寶之至足以動九重之聽太僕可語虎兒善存之勿作失得弓達也

題池上篇彭孔嘉錢叔寶書畫後

余少讀歸去來辭雖已高其志而竊難其事以為非中人所能後得白樂天池上篇覽之頗有合謂此事不甚難辦此文不甚難構而千百年少儷者何也蘇長公云樂天事事可及唯風流一事不可及余則云風流亦可

及唯曉進退不可及也友人彭孔嘉嘗為余書此篇道勁豐美備得顔柳骨態長夏無事錢叔寶復系以圖宛然履道里白叟退休所矣吾名位雖小薄而年差壯小祇園水竹差勝圖籍差具酒量差益今年湖田不沮洳亦何必請分司奉耶便當一決書此以俟

題大石山聯句卷

大石山以稍僻故見遺范文穆吳郡雜志第其奇勝不在靈巖天平下成化中吳文定李太僕張子静史明古

陳廷璧共游之而文定太僕子靜明古為聯句角險鬬勝遂成藝苑佳事太僕書此詩最為合作題識如祝希哲文徵仲徐子仁諸公東南名法書盡是矣獨以不得沈啓南畫為恨然世人自貴耳叔寶續為玆山傳神亦不俗也内君謙和韻遂不減作者昌國翰墨少傳世覽之令人肅然華玉劇為前輩鳴不平當是苦俛僂少年見窘耶吾郡人居自矜饒趙吳興翰墨而吳興却無之以為笑今東南名法書為玄旻一卷將去異時不免更

笑吾郡也

文待詔詩帖

待詔公長幼于可一甲子溥虞之歲詩卷酬和幾無隙月噫亦奇矣孔文舉髫齓時抵掌龍門既屈年正平交游之懿輝映前史待詔公少游沈徵君王太傅稱重客晚得幼于為小友殆庶幾乎公既坊幼于不勝西州之感拾其遺作貽余讀之前輩風流故宛然昭人也余遂拈其事為詞林一段致語公有時名其詩若書吳中人

雅已能言之

贈梁伯龍長歌後

往年伯龍登太山以長歌千三百言見示余戲作此歌答之中多吳兒俚語久不復記憶今年冬伯龍出佳紙索余重録一過豈謂余嘻笑謿語亦成文章耶然伯龍藝益高名益起而窮日益甚時時避人僂行意長者之騃猶故也書畢不覺失笑唾紙

跋兩山記及詩後

余既為兹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玉者文度所得西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玉則不暇也吾裏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晝匿名姓與釣父羣長空皦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歠遇興輒極涼暄天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陸丈善詩子念儷之陸丈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饞口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听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書匡廬稿後

用晦王孫寄佳紙乞余書游匡廬諸作得記一首詩十二首余所歷僅十之二耳僅一日而陰晦半之譬如見裴叔則麤服亂頭時安從得其玉山映人之狀用晦坐少文一室又隔一層想像縱令鼓琴動操亦安能令衆山皆響書此為觀者預解嘲耳

題于鱗手札卷

余次于鱗集乃數數覯龔勗克懋云今年春過廣陵克

懋出于鱗手書詩及尺牘滿紙皆効肝膽語吾嚮者謂于鱗私一殿卿耳不謂復有克懋也夫寡交而合者必深少可而推者必篤克懋有此足以自老矣

又

于鱗居恒謂所知吾與元美後世無能軒輊者獨自恨少不解臨池耳今覽之信然

又

仲春廿一日入興化哭子相墓次日還高郵題此卷不

覺涙涔涔濕紙上生平意氣盡矣

題趙承旨畫陶令像鮮于太常書歸去來辭及余所作長歌後

家舊藏趙承旨畫陶靖節像飄然有羲皇上人意鮮于太常書歸去來辭行草遒逸飛動大是江左風格虞文靖復為二君補小傳奕奕雋令勝國名筆備矣癸酉冬少師蒲州楊公稱病歸其里世貞擬輟以為贈或謂公負宗社勲歷中外四十有五年以上宰謝事靖節令彭

澤甫八十日而遽歸若大不相倫者是不然公之不為功名係與靖節之不忘宗國其致一也昔人有以武侯出師表偕歸去來辭互稱蓋深識之矣且公忠順勤勞奚啻倍蓰長沙公至於急流勇退豈復為八十老人婆娑態耶不佞業以贈公而敬為長歌題其後以見區區仰止之思無間於今古云

太僕刻周書冋命跋

按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為

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冏而特命之至娩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慎簡乃僚無昵匪人則亦重矣第讀其辭則若後世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執撫觧禁蠹驅蠻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啓而七萃之士高奔戎輩應之八駿之跡徧天下而莫顧返是時伯冏者無論其人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刪書而不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刻魯頌駉篇跋

馬斯徂職馬耳而歸之思無邪見靡不以為迂者夫子重存之而舉以貫詩三百何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毋亦茲意哉後世才不必誠合而王毛仲之徒亦能孳馬至四十三萬亦富矣而卒不能益開元之治君臣後先以侈敗令太僕旦夕轉徙業無以徂我馬者其於思無邪則不可以食息怠也

刻揚雄太僕箴跋

子雲意在脩辭故其語漫浪不若聖規之切然所謂雖馳雖驅匪逸匪忒者視騁容與跇萬里不大徑庭哉

題正學元勲卷後

故新建王文成侯取叛王正德中勲最大而又能直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諸言立德立功者無兩焉然其封爵屬大司馬紛拏垂四十年至隆慶初始定而從祀之典屬大宗伯迄於今尚在議也此何以故說者謂揚雄氏白首矻矻著書天禄而不聞道李廣將軍結髮

七十戰而不獲侯獨文成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國封能無為老將宿儒忌也彼其稱老將宿儒者飫死鉛槧戈戟間亦徒自若耳易有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文成庶幾哉盛德大業矣於忌乎何有

題莫雲卿送春賦

余嘗為雲卿題送春賦雲卿絕愛之稱於人不記作何語甲戌秋日復覩此於友生所怳若阿嬌出長門小玉枕臂掩抑睨眄殊不勝情書法豔冶有瑤臺羅綺之態

然勿令少年見之見則魂佚矣莫怪老顛殺風景也

題所書贈莫山人卷後

寒泉山人自喜為詩詩清絶而不得志於諸少年每過余輒欲乞余語然未必留篋笥中也今年游京師益不得志於諸少年而其自喜為詩益甚出素卷廹余書舊作於太宰公詩後余書若不已亦且將不得志於諸少年矣

書贈孫山人詩後

幕府不見客獨見兆孺留之彌月又不為客作詩獨為兆孺作四詩兆孺不可為不遇也

跋所書梁公實墓表哀辭及詩後

余猶記草公實哀辭劇寒夜搆火五尺縱横素書之四更乃畢與子相明卿浮三大白歔欷而散二十餘年矣所寄肖甫中道奔外艱去竟弗達去年冬公實之仲有貞聽調燕中以墓表見托余謂文成當併哀辭及所草十輓生平倡和之作聯為一卷仲尋補吉郡文學而余

叨撫鄖草墓表已竟適有南役擬録一通寄之而手瘡痛以兩指拈管不知其作何書也吾六人者如矍圃觀射容存逝各半其最少為余亦已五十矣瀕仰人世間能不心折仲其為我焚之公實墓前不然存作梁家故事令諸兒讀之可也

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

蘇長公跋相如大人長門二賦喻蜀文皆極口大駡不已余謂相如風流罪誠有之然晚年能以微官自立於

驕主左右而不罹禍此其識誠有過人者恐長公於兹時不能免太史公腐也余於宋獨喜此公才情以為似不曽食宋粟人而亦有不可曉者於詩不取蘇李别言以為六朝小生偽作又謂有崔顥者曽未及謡逹李老作黄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决殺也豈不知崔顥為何如人耶只晴川歴歴漢陽樹一淺語公畢世何曽道得宜其詩之沓拖餖飣也

緑牡丹詩後

余始為王太史家賦綠牡丹得一律敬美弟繼之題錢叔寶畫以貽太史吳中名彦傳和至數十百首遂成花王一段佳話太史出示此册然余詩是王家綠牡丹耳因别賦一律書其後觀者勿笑老書生畫蛇添足也

宋板前漢書後

此書余得之江南故家末有倪元鎮跋當是元鎮家藏北宋板也惜闕目録及陳涉項籍等傳十餘卷中有朱書用唐抄本及南本舍人院本參校係宋景文筆字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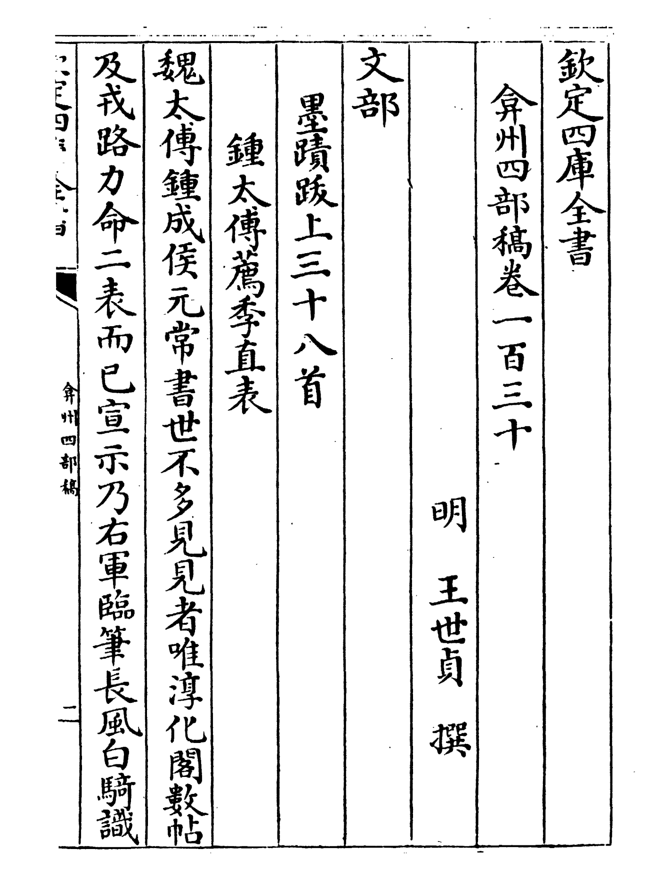
妍好無一字苟簡而考證評隲有出於諸注之外者别作墨書亦景文筆盖録劉原父語也前輩讀書用心如此令人汗下

又前後漢書後

余生平所購周易禮經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二千餘卷皆宋本精絶最後班范二漢書尤為諸本之冠桑皮紙匀潔如玉四旁寛廣字大者如錢絶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髪膚緻墨色清純奚潘流瀋盖自真

宗朝刻之秘閣特賜兩府而其人亦自寶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觸者前有趙吳興小像當是吳興家物入吾郡陸太宰又轉入顧光禄失一莊而得之噫余老矣即以身作蠹魚其間不惜又恐兹書之飽我而捐也識其末以示後人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上三十八首

鍾太傅薦季直表

魏太傅鍾成侯元常書世不多見見者唯淳化閣數帖及戎路力命二表而已宣示乃右軍臨筆長風白騎識

者有疑戎路力命紛紛若訟獨此薦季直表最後出由分湖陸歸蕩口華復為之刻石以傳自華氏之刻行而天下之學鍾書者不復知有淳化閣帖矣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覺點畫之間真有異趣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昔人故不欺我也華氏藏為大戎脅取夤緣佐朱提權相復見法籍入天府尋用代禄轉落緹帥家緹帥沒余乃偶得之賈人手亦云幸矣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寥乃爾又歷千五百年而

完好若未觸手甚或以纖媚疑之第此正純綿裹鐵書家三昧也庸詎知非其時卧江左深山中不得排金門入紫闥而亦用此故不墮兵燹耶藉令李懷琳宋儋白首臨池辦此結體否咀賞之餘因敬題於後

又

鍾太傅薦季直表向者草草題數語而未盡春日閒居數展閱之愈見其妙李太僕貞伯眼底無千古為文待詔言雖積筆成冢不能得其一波拂也待詔又辨闕内

焦季直為關內侯季直令表內侯字甚明葢裝潢之際少加墨潤故耳此書即令懷琳輩作贋必當倣宣示墓田不觧别創此結法也以淳化帖中蕭子雲列子一段較之中間尚可容數人何況懷琳輩哉其辭極典實是東京語於繇他文筆更勝第表尾稱黄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攷陳壽志繇本傳為魏相國封東武亭侯坐法以侯免文帝即王位為大理即帝位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而不言作司徒若少牴牾然法書録有表

昂評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勑旨既具如評復謂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則繇固嘗為司徒傳遺之耳愚又考華歆賈詡傳歆以魏相國改司徒禪代之際忤旨不益封辭疾不允至四年而太尉詡卒繇代之按廷尉於九列為第五不應超拜上台豈歆托疾得請而繇自廷尉領司徒後進太尉而歆復代之耶其崇高鄉二年始定封東武之稱斯為當矣黃長睿趙明誠往往以碑帖證史傳之謬余竊頗

學焉若上米芾印則宋人之蛇足也芾恒云生平不見漢魏書故寶晉齋斷以晉始

右軍三帖跋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黄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大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搵入膚理者細玩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圜逸而間有襄陽意疑為米南宫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

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據鑒定以為唐人臨本也真蹟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真蹟上䠞出優孟抵掌尚近於王孫隆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為𨇾黄金題況為之後者乎珍重珍重

題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稾真蹟後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肉似未勝歐骨盖謂正書也晚得

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髙可以室蘭亭詩敘治頭眩方甲亦在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駕矣此草吾鄉陸太宰完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為識其後且云太宰見此本三十年往來於懷其弟長卿始購得之以為快然余攷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護見摹本後十年真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赫赫髙

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及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者題云云又宣和書譜已入秘殿而前後御題寶識今皆無之此豈即王詵之本抑果真迹而流轉兵燹失標識耶襄陽又自言嘗臨汝南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膺本此書雖妙極戈法而不無襄陽結搆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竊以為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耳何必鍾太傅哉陸公與余後先丁未進士俱有書畫癖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此日也為一歎而書其

末

褚河南哀册文

右故相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册文得之吴江史氏家盖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爛然刺眼真神物也評書者謂河南如瑶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美麗之態耳不知其一鈎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此晚年筆似非虞永興所能低昻也卷初落江南深山中且避諱故不登宣和御府及入海嶽長睿諸

君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燼為光堯帝阿暉賞識顯晦固有時耳宋景濂嘗謂詹國器跋一卷云似河南筆然中落八字又無諸賢欵識其為贋本無疑阿暉旣當上跨其父余之所得視景濂不旣多乎

又題哀册文後

余所得此帖有于瓌紹彭題識及諸名賢私印甚夥至于紹興御記數文鑒賞斷不若詹本之少據而結法淳厚風華秀逸又非褚書之它存者可擬余所有枯樹賦雙鉤及刻聖教

序班固賛雖佳係少年筆不免細而微佻此册與家姪至一帖同法其為真蹟神品無疑

宋學士跋詹本謂廿三年下闕歲次巳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遡悲風於長字下闕術字又庚寅作庚子與此正同意者詹氏所得其臨摹别本耶然此有高祖配天一人有慶而詹本獨闕或褚公書此稾草故不止一本耳按内庚子庚寅據史當以庚寅為正術字闕係筆誤治字闕則非臣子所敢書也余又取文苑英華唐文粹大詔令諸書參考之如鳳紀凝秋文粹

作鳯管髙祖配天文粹作髙配於天良書自得文苑作
良畫先懐反正文苑作先懐友敬虫尤逓翦詔令作遽
翦從邑垂仁文苑作從邑青戾同規文苑文粹作青戾
龍鄉委責文苑作委質升年文苑作千年商管初飛秋
紘罷佾文苑作弘璧陳階鈞天罷佾驚川攸緬文苑作
夢齡遐想羲和司日文粹詔令作瑞圭司日凝清秋於
廣路文粹作凝秋林又與文苑俱作廣陌詔令作拂凝
霜隅山文粹詔令作嵎山虚衛文苑作肅衛輕池文粹

作輕馳凡十餘處疑即宋學士所謂不能悉數者然徧考三書此異則彼同而詳翫其語要當以此册為正也豈諸書所載或得其初藁或得其進御改定之筆耶若此文之為褚公撰諸集甚明學士似亦不必更贅以年月考證也詹本世不復著而學士及方希古跋在吾故詳著而書其後毋使世之覽者如蘭亭訟端

懷素千字文

葳真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公跋語與集古金石録

所載同內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太史手補之亦僅虎賁之似耳藏真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法極謹密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此卷字字欲仙筆筆欲飛是行世第一本由文忠而歷王文恪家轉入余手為拈出差不為負矣公瑕叙其由來甚詳且謂不讓吾家河南哀册或以為知言云

又

此卷後有歐陽文忠公跋知為公家物也六一居士印

章甚奇古硃色若新第跋語所謂後人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窮年疲敝精神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意大是不滿素師蓋公方在兩府刺促西廳掌故無暇究八法也他日出鎮頗許間有詩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更敢作此跋語否耶藉令素師不辨此行遝茶毗禿顱後草木腐矣六一何自知之為之一笑

宗室家懷素千文

余家有懷素千文真蹟僅九百字飛動奇逸為諸瀶書冠今得豫章宗侯所藏絹素千文閱之圓熟豐美又自具一種姿態大要從山陰泒中來而間有李懷琳孫過庭結法或以素生平遒放疑之當是種芭蕉濃瀋染葉時筆不然恐非周越髙閑輩所辦也吾兩家具善有之斗牛間雙紫氣不在干將莫耶矣

顔魯公書送裴將軍詩

右顔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

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籒者其筆勢雄强勁逆有一掣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劍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畫為開元第一公于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旻豈亦錦韝紫幞盤馬跳躍為驚雷掣電狀耶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畫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

又

公行書實勝正而其傳者獨争坐位祭濠州伯姪送劉太真詩而已此卷兼正草行三體而大又倍之足以展其龍跳虎卧之勢用大金剛力護張長史心印真可寳也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自禊叙出右軍筆玉匣蘭亭龍孫定武外石刻何啻百千本而孫興公文及諸賢詩寥寥無傳者獨柳誠懸少

師嘗一録之見宣和書譜柳法遒媚勁健與顔司徒媲美書家謂驚鴻避弋饑鷹下韝不足喻其鷙急去山陰室雖遠大要能師神而離跡者也余從顧氏所驟見之怳然若未識久看愈妙因捐一歲奉獲之仍為歌志於後

又

公此書乍看之亦似有一二俗筆而久之則俗者入眼作嫵矣殆似髭聖之視羊鼻翁也鋒勁處真純鈎鏵䂍

游絲細筆亦似鐵鑄中間一二行小楷以無意發之絕得晉人心印耳跋尾楊少師有書名乃不能佳宋適無書名乃致佳此亦不可曉也滄浪莆田海岳無垢及長睿校書皆宋之諳八法者皆有跋澹游老人王萬慶庭筠兒也明昌金章宗年號然則此卷蓋入北矣萬歷改元初秋書於九江道中舟行如畫

雜古墨蹟

前二紙智永一劄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

本與右軍帖為一卷故黄琳美之家物也眉山兄弟二劄故當雁行襄陽諸詩尤自秀頴鄧文肅班彦功饒介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余所為聚此卷如窮波斯採寳得成寳船辛苦頭白

范忠宣公誥勅

右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高平范忠宣公入相麻學士蘇文忠公筆也葢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故告尾有門下侍郎臣大防給事中臣臨等言制可後别一

幀仍列左僕射大防及右僕射為公俱未謝蓋大防以侍郎公以貳樞同入相耳其後左丞劉公摯右丞王公存吏部尚書蘇公頌侍郎孫公覺則皆官尚書省者其書作行草至尚書省臣押名似出一人手而甚有筆意吾家先司諫紹興中領郡告正同第書敕此書制則以官位大小異耳文忠詞深醇懇切自是四六西京亦唯忠宣公足當之第一時在位皆耆德天下欣欣然向治不知宣仁老司馬文正呂正獻歿哲廟之欲竄開奸萌

伏而宋之大事幾已去矣諸公獨忠宣公寂稱能持平不為深激得君子之體然不獲藉此挽回世道僅足以緩小人之怨老而禍寛耳嗚呼惜哉吾於嘉隆之際幾見此盛而隙亦動為之悚然

宋先司諫公告身真蹟

右直秘閣知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告身一通為世貞十五世祖司諫府君是時去司諫者三歲業六十有七矣而高宗思之以舊銜領郡行詞頭乃僕射兼平章

事秦檜叅知政事孫近吏部侍郎晏敦復也敦復嘗指
斥檜奸近則所謂伴食相耳當府君在諫垣數上章抗
論國是有直聲故相張魏公實知之其殁也南軒先生
予之銘嗟乎令司諫而真檜必不肯行詞頭然使府君
而真司諫必有所以自見於檜者而竟已矣後二十一
年府君卒至其裔孫國子先生諱廷璧請於故按察使
陳公璉少宰葉文莊公盛為之跋皆散佚不存正德中
告身始歸我先大夫司馬公世貞乃購得二公稿於别

集而乞吳士善書者書之而志於後文莊公終吏部左侍郎為吳郡名公卿陳公以學行顯其為按察也吏部言其文而選愞不稱憲特改通政使掌國子監事以非常典附志之

又

某三十年前曾覽宋八朝名臣言行録今日有見遺者於舟中閱之見所記先司諫事而愧昔日之草草也張右相以吕尚書失律不自安而是時姦檜方任元樞㗖

臺諫論之冀得代其處公獨不可盖檜欲相而公先出諫垣矣公之守常又以不禮檜黨之仕敵庭者為所譖罷主崇道觀則公之始出諫垣與罷郡皆檜意也公在諫垣年已垂七十其罷郡業七十餘至八十七而後考終及二子登上第又及見檜敗天之所以報公亦不薄矣因再拜復書於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纖妍有好致第不作天章延慶

風骨耳書家者流以為得樂毅論遺意吾不識樂毅論未敢附和然伯夷聖清與昌黎高平皆斯道梗梓不應於翰墨中論輕重也跋內文富晏杜諸名相聲實相伯仲仁粹二君實文正喆嗣而君謨才翁輩皆擅臨池尤可寶愛別一卷皆元人跋葢元有平江路李揔管者嘗得之以歸於范氏之子孫一時諸公高其誼爭為之詩歌題識其間極多名手人謂元人書勝宋人定不虛也不佞獲一寓目不勝愓然有高山仰止之感至秦繆醜

欲與韓范論心為之失笑

范文正與尹舍人書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劄蓋家人寒暄語耳而君臣父子之道備固不當以書家論也跋者如宋洪文敏邁之博識尤文簡袤楊文節萬里明吳文定寬之學術元柳待制貫黃文獻溍之詞行汪文節澤民台哈布哈忠介之死義皆卓然名搢紳與二君風猷節槩固有相感異代者不勝子長執鞭之歎敬書於後

范文正道服贊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評非謟筆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黄魯直寂著魯直此書極精妍端雅不作險側態豈見正人書後所謂心正筆亦正耶然結瀠時有元人濫觴不可曉也

雜宋元墨蹟

雜宋元墨蹟一卷其後乃元人跋虎兒書耳中間虎兒差有家風致能亦自遒爽唯蔡忠惠奕奕神令得晉人

筆名所以冠四家不虛也

宋賢遺墨

宋賢遺墨一卷曰光者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曰浩者司諫晉陵鄒忠公志完曰侁者集賢脩撰閬中鮮于子駿元祐間循吏也予由印記者眉山蘇文定公轍也曰芾者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襄陽米元章曰友仁者元章子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元暉曰孝伯者即之父參知政事宋史不為孝伯立傳即之傳第云參政孝伯

子又不載邑里可謂桂漏曰庭珪者王盧溪也忤姦檜謫晚始登用得宫祠以終曰宗翰者胡氏為監司不甚顯曰思退者湯僕射進之以大觀文落職凡相二人執政二人侍從監司六人此卷文正公始而進之終疑若不倫者噫宣仁一女主耳用司馬公而契丹至戒邉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釁夫以乾道帝之賢志在恢復而使之與張魏公並命又何歼也南渡之不振盖不必韓賈而後决矣余故留進之書俾論治忽者思焉

蘇滄浪真蹟

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漫興八絕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名姓或有謂為山谷道人及杜祁公者南宋諸君子以書法及寓吳之歲攷之定為滄浪無疑也按懐素自叙帖前六行為公所補與此頗相類此更頹然自放而氣亦不乏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法而微病踈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堂廡也公為杜祁公愛婿公歿而祁公始學素

草顛有氷玉之譽然此卷謂祁公書尤誤也

蔡蘇黄米趙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黄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於華亭張某氏最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於嘉禾盛氏彈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據舷狡獪也千狐粹腋知為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眼

東坡書煙江疊嶂圖歌

蘇長公此書極醇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至大令辭尚書永興孔子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發之耶時萬歷改元初秋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來爭勝也

山谷雜帖

魯直詩曰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每

出語法即若上水船非妄也書極老健又云槳口舟中燭下眼花頭眩更觀東坡醉墨重增睡思若未肯坡書者此不可曉

山谷卷後

此卷山谷老人詩故夏太常家物燬於火中每行下輒鈌一字太常子大理德聲補之亦佳卷尾有吳文定公跋及手簡要當有李文正篆首今亦脫落矣詩不著題亦鈌名氏而考公集有之杜老浣花谿圖引也歌詞力

欲求奇然是公最合作語書筆横逸踈蕩比素師饒姿態亦稍平易可識而結法之密腕力之勁波險神奇似小不及也始公作草書眉山先生從傍賞歎不已顧謂諸學士曰魯直書故佳恨不令見懐素自叙帖姿態則可謂耳最後見素書大愧悔以為不如遠甚愈刻意臨池晚節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以吾家藏素千文字真蹟校之公猶在堂廡間也

題山谷卷後

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余竊怪其巧於取態而畧於求骨此卷書太白長歌翩翩幾與風人爭勝使懸腕中如拔山力不啻作長沙矣張守跋初不知為太白詩後見全集始能補其闕語以為奇事豈羊皮詔中人例宜爾陋耶後二跋如蕭海釣文明沈石田啓南皆弘治間名士也

山谷老人此君軒詩

先騎曹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萬箇

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零雨微飔朝暾夜月峭蒨青葱暎帶眉睫間令人神爽陳子兼方伯為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掣有韡龍圻石勢懸針下垂則輕梢過雲槎牙外嚮則鬚節奮張居然墨池傍兎苑因留寘山房中異日乞公瑕雙鉤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也

又一卷

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

筆運之能於稱中取老作法外具眼觀可也

山谷書墨竹賦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踈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為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題米南宮書後

元章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於結搆外取姿

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劒俠入道此卷為友人李
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
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宫
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時為人持去
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受彼淩奪也

翠微居士真蹟

思陵稱北宋時唯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遺意虞道園
則謂黄長睿知古法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

傳米氏父子舉世學其竒怪獘流金朝此卷多寫其生平得意句結法内擫鋒藏不露而古意時溢毫素間不作傾險浮急態内一詩絶似右軍幾令人有張翼之歎然則予之幸不大勝於道園哉道祖襄陽同時人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號也

薛道祖蘭亭二絶

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喆裔此帖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余籖首有徵仲

八分小字精絶之甚及危太素虞伯生二跋皆可寳也獨蘭亭畫乃宋人筆僅半幀伯起定作趙千里恐未當耳宋人惟道祖可入山陰雨廡豫章襄陽以披猖奪取聲價可恨可恨

宋高宗養生論

右太史姚君繼文藏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行模真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為太上時所居宫也思陵初擬豫章在青氷之間晩始刻意山陰

傍及鐵門限此尤其得意筆正書時於督策露章法一二蓋欲以拙救熟耳行草翩翩二王堂廡間而不能脫蹊逕然要當於六代人求之繼文工八法無俟余贅余獨歎中散之精於持論而身不能免也其微言奥旨若遺丹之在藏數百千年尚能起痼離凡中所謂一怒足以侵性一哀足以傷身思陵深戒之故德壽三十年不減玉清上真而五國之游魂不返矣單豹食外彭眮為夭其思陵與中散之謂耶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絶句六十首公好紀事帥廣右有桂海虞衡志帥蜀有吳船録此蓋罷金陵閫以大資領洞霄宫歸隱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已曲盡吳中農圃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圓熟遒麗生意鬱然真足二絶余不敏何敢望公然視公挂冠辛尚少息黥補劓之暇安知不能為公增一段吳語耶因識其末以俟

張即之書後

張温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不一詩輒盡一幅絹豈鵝溪遭蠶乇耶聞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彼誠以為傑魁男子喑嗚叱詫者不免神尭作率更笑耳此一絕句及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却於桑皮側理書之似解人意覽眉山諸賢側卧趯筆倦後一展可也

又

張温甫好書少陵古栢行豈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者似渠墨池派語故耶余見凡數本咸峭骨可畏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可歎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